

布衣文丛

鬼点子的著

千古之谜

异族之谜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目 录

第十三卷 异族情劫	1
第一一二章 致命赌约	1
第一一三章 惊愕发现	11
第一一四章 奉月之战	22
第一一五章 真实真相	29
第一一六章 天衣无缝	33
第一一七章 惊天之谜	42
第一一八章 惊人内幕	49
第一一九章 情断天涯	54
第一二〇章 旧事重提	62
第一二一章 神秘铃铛	70
第十四卷 神秘冰魄	78
第一二二章 特殊任务	78
第一二三章 其中玄机	85
第一二四章 内心挣扎	91
第一二五章 亦真亦假	99
第一二六章 紧急托付	105
第一二七章 冰魄交易	111
第一二八章 争夺冰魄	119
第一二九章 毁灭青龙	125
第一三〇章 千方百计	131
第一三一章 天空之城	138

第十三卷 异族情劫

第一一二章 致命赌约

所有恩怨中的关键人物——月含羞，她现在在哪？

这个调皮鬼此时此刻正在这片林里打转、绕圈，嘟嘟站在她的肩膀上，很逍遥。月含羞一边走一边饶有兴趣地唱着歌：“风中落花犹似舞，水屏涟漪蝶儿扑。风飘摇水飘摇学漫步，花蝴蝶双飞是梁祝。天知道地知道谁看到，香山红叶塞外的沙。叶飘飘沙飘飘在舞步……”耳朵动了动，好像听到的是风声又好像不是。

黄金面具人一直悄悄跟在不远处，风行术连月含羞都听不出声息。离落日崖已不远，黄金面具人故意放重了脚步。

月含羞停下了脚步转了个身，喝道：“你出来！为何一直跟着我？出来！”

嘟嘟赶紧抓住月含羞，害怕地抱着她，左右焦虑地张望。

一个苍老的声音似远似近地传来道：“你若不听老夫的告诫，老夫会一直跟着你。”

月含羞翘着嘴道：“不许说我大哥哥与醉哥哥的坏话，不爱听！不听！不听！”

“古枫影救你收养你都是为了借你报仇，醉傲峰让你回奉月族找狼牙是借口，奉月族要用你的血祭醉傲峰的娘。他们对你的好都是假的，是想利用你，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朱雀。”

“不听，不听，你胡说！大哥哥最疼爱媚眉，谁要欺负我，大哥哥以牙还牙。醉哥哥虽然口上冷冰冰的，成天将麻烦挂在嘴边，但他最疼羞羞。他舍得将狼牙送给我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是一个坏人，别跟着我，滚开，滚！”月含羞生气地冲着天空大声嚷道。

“你敢跟老夫打赌吗？如果你赢了，老夫就不再跟着你，若是老夫赢了，你就必须跟老夫走。”

“打赌？咯咯咯……谁要跟你打这种无聊的赌。”

“你怕输？害怕你的醉哥哥选择漂亮的邢云而不要你？”

“邢云？就是那个死缠着醉哥哥的漂亮姐姐？”

“她是醉傲峰的妻子，缠住醉傲峰的人是你而不是她。”

“胡说！她不是醉哥哥的妻子，醉哥哥自己都不承认，我也不承认。”

“承不承认不是你说了算。怎样，我们就赌这个。”

“好，你输定了。”月含羞的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嘟嘟赶紧对月含羞说：“你真的要跟人打赌？可要想好了啊！”

“嗯，当然了，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月含羞的脸上充满了自信。对着没有露面的黄金面具人道：“出来，我可不想与一个不知长相的鬼打赌。”

黄金面具人始终没露面，道：“明日到落日崖，到时自然就知道答案。”

“喂，落日崖在什么地方？”

“一直朝西北方走，十字路口左拐上山。”

“嗯，说得很清楚。我可不是野马大哥那个路盲！”

草原的野马正在教训一伙大盗，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差点被大盗的刀砍到。野马揉揉鼻子道：“调皮鬼又在说我的坏话了。啊——戚——”

月含羞也打了一个，回神时再也没听到那个人的声息了。“打赌就打赌，赢了有什么奖品都没说，真是没礼貌的怪人。落日崖？去就去吧，也许能意外地遇到醉哥哥也说不定，咯咯咯……，到时我怎么吓唬他呢？咯咯咯……”她往西北方进发。

黄金面具人的身影从树后显现出来，冷笑道：“只有逼她上绝路，断送所有的退路，朱雀才会乖乖地跟我去上古殿堂。萧娘，你与鬼点子精心策划的阴谋绝对逃不过老夫的眼睛。想让古枫影经受生命的考验，体会生命的意义，想引导异族人，哼！休想！”

远处，一个身穿朱红色长裙的蒙面女子出现在执法长老的不远处。执法长老觉察到有人，立即回头。锐利的目光透过面具上的眼孔扫射四周，女子已不见了。

月含羞满怀希望地朝落日崖进发，快要见到醉哥哥了，也会见到久别的狼牙。她肯定自己的信念，一直坚信醉哥哥会选择她。

话分两头，却说刑秋，她被一位身穿朱红色衣衫的神秘人救走，被带到了以前的拜日族的废墟。刑秋一直很想知道救自己的人是谁，可神秘人一句话都没说。只留下了食物与疗伤的草药，并帮助刑秋将身上的铁链去掉之后就离开了。刑秋看到蒙面女子的那双眼时，感觉那眼神很熟悉。她无法走动，只能依靠神秘人留下的食物活下去。不知为何，刑秋这些日子以来，胸口总有一阵阵的刺痛，想来或许是对外面的生活不适应所致吧，也就没太在意。

这天，当刑秋在废墟的墙角休息时，突然听到了脚步声。她害怕地惊醒过来，赶紧爬到窗户下躲藏起来，随后抓住了一只粗木棍，随时准备袭击进来的人。那扇破门“吱呀”地被人推开，一个人走了进来。刑秋刚想打过去，听到那人叫道：“刑姨，是我。”刑秋定眼一看，原来进来的正是救自己的那位朱红衣衫的蒙面女子，女子手里拿着一个包袱。刑秋赶紧丢掉手里的木棒，愣住了。

蒙面女子对刑秋道：“刑姨，我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刑秋望着女子，问道：“姑娘，请问你是谁？怎会叫我刑姨？”

女子淡淡地笑了笑，她就是那日与醉傲峰告辞的伊人。伊人搀扶着行动不便的刑秋道：“刑姨，一会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你自然就会明白的。”

刑秋虽很疑惑，但也只好将这些疑惑暂时埋在心里。伊人带着手脚不方便的刑秋去了小河边，为他梳洗，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刑秋在清洗身子时发现自己胸口上出现了蜘蛛网般的黑色斑块，她顿时惊愕起来！这是梧桐的控心术——对心脏产生剧毒的巫蛊术。刑秋意识到梧桐在带自己离开祭月窟时就已下了手，想要解毒不可能，只能拼命撑着这口气。因为她必须揭开十五年的一桩天大的秘密！

“刑姨……”

刑秋回神，赶紧将衣服穿好，不想让伊人看到身上的黑斑。她注视着伊人的言行举止，道：“姑娘，我们之前有见过吗？”

伊人摇了摇头。

刑秋淡淡地一笑，她总感觉伊人很像她熟悉的一个人。

第二日的黄昏，醉傲峰、古枫影、狼牙一同来到了落日崖下的十字路口。往左是落日崖，往右是异族的总坛，往前是不知名的荒谷。

一路之上，醉傲峰相当矛盾。他害怕朱雀会吸血，害怕变成传说中的魔鬼。月含羞的身上有狼的阴影，她如果倔强，如果发泄内在潜藏的力量，后果没人敢设想。狼在人的意念中代表着凶残。梧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月含羞的脾气没人能真正地理解，醉傲峰不能，连古枫影本人也不能。

越往十字路口走就越闻到一股恶心的臭味，狼牙突然向前狂奔，一边奔还一边不停地狂吠。醉傲峰与古枫影赶忙跑了过去，不由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具被吸光了血的干尸。从干尸穿的衣服能认出是梧桐。在梧桐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枚钻了小孔的贝壳。从看到这干尸起，醉傲峰就感到一种不安。

山上传来一个女子呼救声，狼牙不停地往前狂奔狂吠。

古枫影与醉傲峰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二人心里在打鼓，虽然彼此不说一句话，但心照不宣，距离山顶不远处，他俩不知不觉地同时停住了脚步。

古枫影忍不住压抑，开口艰难地问道：“你……你……你也感觉到了么？”

醉傲峰捂住胸口，道：“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信么？”

“什么？”

“梧桐的话。”

“傻瓜才会相信。”

“那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醉傲峰心里在害怕。

古枫影也在害怕，从救起媚眉的那个晚上开始，怕天使变成魔鬼。仇恨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无法想象的可怕，他自己就是这样。

“你一直都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是不是？”醉傲峰只要问上一句，古枫影的心就被针扎一下。

狼牙不停地吠叫，让人听了有点不安。

古枫影没有回答，直奔向山顶。醉傲峰也健步如飞。

听到女子呻吟道：“别，好疼，别，好疼……”

古枫影瞪大着眼看着眼前的一幕，手里的剑悄然地滑落。醉傲峰奔上山顶定眼一瞧，全身发冷。

山崖边，有一个女子搂住邢云的脖子在吸食她的血。狼牙、嘟嘟倒在一边，也许已死了。

面对背着自己的女子，古枫影道：“别看了，那一定不是媚眉，一定不是，不是！”

醉傲峰忍住满心的慌乱，脑中闪过的是阿文斋说过的每一句话，梧桐提过的每一个字。仿佛有个声音对他说：“一旦朱雀复苏，将是可怕的魔鬼。天使的外表是她迷惑人的伪装。这片有着魔力的森林，是她复苏的开始。朱雀一旦成为四宿的承载体，就会不断地吸食三族的血液，最终变成火凤凰。她的身体里将隐藏着谁也不可预知的力量，那股力量将变成摧毁一切的破坏力……”醉傲峰突然发了狂似的冲了过去。

女子放开邢云，回转了身，她正是月含羞。看到醉傲峰冲来，便张开双臂甜甜地叫道：“醉哥哥——”

“傲峰？”邢云被醉傲峰搂了过来。

就在这近距离接触的三个人间，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惊天之变。

古枫影失声叫道：“媚眉——”

“不要过来！”月含羞的眼泪从脸颊上悄然滑落，滴在醉傲峰的手上。

也许是那一滴一滴的眼泪让醉傲峰从疯狂中瞬间清醒。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居然会刺了月含羞一剑，刺穿了月含羞的胸膛，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到自己的手上。

全都静了下来，谁都没有吭声。

醉傲峰的目光在逃避，掠过邢云脖子的伤痕，才发现那血孔是蛇的牙痕。他嗡的一下完全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月含羞是在帮邢云吸毒血。醉傲峰后悔不已，不敢相信自已居然会弄伤月含羞，他渴望是在做梦，只有在梦里才会使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满手都是爱人的血迹，这分明是一种罪恶。他的心也像被刀撕裂开。

月含羞的血滴在地上，从石头的缝隙里立即钻出了小小的嫩芽，很快地展开了叶子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就在醉傲峰、月含羞、邢云脚下，瞬间长满了绿草。像魔法一般，让人惊讶！绿叶代表着生命，然而月含羞面对的却是死亡！月含羞往后退了一步，脸上露出了倔强的神情，一看便知，狼的身影渐渐地浮现。“不用解释，我已知答案了。”

醉傲峰松开邢云的腰，急忙道：“不！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我以为……”

月含羞轻轻地摇头，现在还有必要继续听解释吗？“带我回奉月族换狼牙是幌子，换你娘的命才是真的对不对？”

醉傲峰惊愕异常，月含羞是怎么知道的！月含羞是她今生唯一爱上的女子，却又是他唯一不能娶的女子，如今是他唯一伤得最深的女子。

古枫影上前给了醉傲峰狠狠地一拳，醉傲峰知道自己错了，他丝毫都没有反抗。古枫影呵斥道：“她是我的媚眉，不是你的月含羞！滚开！”转身对月含羞道：“媚眉……”

“不要靠近我。现在还有必要在我面前演双簧么？”月含羞的眼泪悄然滑落，哀怨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是对人类虚伪的绝望。

“媚眉，我是大哥哥！别再任性了！”

月含羞艰难地念道：“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古枫影吃惊起来，他明白月含羞想要说什么。当时他收养她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利用她报仇，这不可否认。

“就因为这样，你才疼媚眉的对不对？”月含羞的声音沙哑，好痛，心真的好痛，从没怀疑过古枫影对她的情谊，从没怀疑。

“别这样，你会让大哥哥心痛的。不是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谁对你胡说八道，不是这样，你听大哥哥解释。其实……”

“你敢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媚眉……”古枫影的眼里显出了哀伤与无奈，不知不觉中他的喉咙哽塞了。

“够了，不用再解释了！你们的话我听够了，也相信够了。”

“不！”古枫影伤心欲绝，他无法面对这刻，这是他一直以来最害怕面对的时刻。“别这样，大哥哥会心碎，会……”

“心碎？哈……你知道吗，我以为我会赢，我以为你们是疼我的，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相信人类，人类都是可怕丑陋的东西。我希望自己是狼，起码在狼的世界里没有阴谋与欺诈。人心，人心比魔鬼还可怕！你们的满口疼爱都是做戏。就因为我是朱雀，身上有着特殊的血液，所以你们才对我好。大哥哥，你知道吗……”说到这，月含羞的眼泪已不由她控制，声音变得沙哑，泪水模糊了视线。她强忍着，忍住撕心裂肺的痛：“你是媚眉做人的唯一支柱。媚眉之所以告别狼的阴影成为一个人类的女人，是因为有你这个疼着宠着的大哥哥。媚眉真是蠢，居然会相信尽管天下人负我，大哥哥不会。无论别人怎样对我，媚眉从不允许别人伤害大哥哥。媚眉做到了，全是出自真心，而大哥哥呢？你是怕媚眉死在别人的手里达不到你报仇的目的！”

古枫影再也听不下去，这话叫他心碎让他难以忍受！即使在没有明天的古墓里，自己也要拼命地求生，原因是有牵挂的人，这个人就是——媚眉。媚眉是古枫影唯一疼爱的。然而，媚眉居然对古枫影说出这样绝情的话。“不要再说了，大哥哥求你。不要再说了，无论有多怨恨，请让我为你止血。大哥哥不要看到你受伤。”古枫影早已经哽塞的喉咙说什么，他自己都听不清楚了。

“别在我面前装成大哥哥的模样，从你在一旁看着他刺我的那一刻开始，媚眉就已经死了。从今往后，这世间没有媚眉，没有月含羞。

你们希望我成为朱雀，我就成为朱雀，想让我成为魔鬼，我就成为魔鬼！”越说月含羞的陈词就越激扬。

醉傲峰摇头道：“月含羞，我要从前的月含羞。如果可以，情愿那一剑刺中的人是我。”

醉傲峰抽出古枫影的佩剑就要刺自己，邢云在旁边极力地阻止，叫道：“不要，傲峰，不要！她不值得你这么做，你死了就等于放弃了奉月族，你忘了七煞魔最后的通牒吗？”

“不！为什么是我伤了她！月含羞——”

“不用演戏了，心伤一次就够了。”

“月含羞，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异族之间的仇怨将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你我的情感从尤影临死前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了诅咒。”

“诅咒！说得真是太恰当。是的，诅咒，异族咒，除了背叛还有什么？大哥哥背叛我，醉哥哥背叛我！为何疼我的都要伤害我？告诉我为什么！如果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当初就不该把我从猎人的手里救出来。如果那样死去，在梦里还有狼妈妈疼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呜……”哭着哭着，月含羞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向醉傲峰。

“你明明答应我乖乖地等我回来，为什么背弃你的承诺？我情愿什么都不知道，情愿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是今天这个结果，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不会任由你的撒娇，不会轻易地确信那句没有保障的承诺。无论你有那么任性，也决不放纵，不离开，不轻易相信你的谎言。哪怕被上天诅咒，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月含羞，你欠我一个承诺，一个承诺……”醉傲峰痛苦不堪，他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可以的。

邢云可急坏了，道：“不行！你怎可喜欢她，喜欢上自己的妹妹！这是天理不容的事！”

月含羞听到这话几乎吓晕过去，她有点窒息，有点不信。“你说什么？妹妹？”

醉傲峰一个劲地摇头道：“不要说！不要说！”

“还有什么隐瞒我的？都能狠心地刺我一剑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不要说，我不要这样的现实，不要！”醉傲峰任性地大喝起来。

邢云指着月含羞道：“你与傲峰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不要说——”

月含羞吃惊起来，睁大着双眼，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古枫影无奈地紧握着双拳，责怪自己不该让月含羞跟醉傲峰回到这，这一切的错误都是他的错！

过了好一会，月含羞脸上浮现出少见的轻蔑之笑，她喃喃自语道：“难道连一点恨的理由都不留给我？人类的父母，亲哥哥？为何要我的亲哥哥来伤害我？为何——”月含羞冲着天空大声地喊了起来，她真的生气了！发丝上的绷带断裂，满头的秀发沸扬起来。双眸中一闪一灭地透着青色与红色交替的妖艳光晕。她恨那个与她打赌的神秘黄金面具人。

“月含羞……”

“媚眉……”

这个模样的月含羞，让古枫影与醉傲峰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眼前这个满身邪气的女孩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可爱姑娘。他们最害怕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

“我恨，我恨，我好恨——”月含羞一步一步地往后退，退到了悬崖的边沿。她是被逼的，掉进别人的陷阱里，被人逼向无法回头的悬崖。

“都是真的吗？”月含羞的声音在颤抖，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她曾经想过的，如今的一切的一切，怎么都无法接受，可却是事实。她的泪水让醉傲峰与古枫影见了心绞痛，仿佛在揪着心一样，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古枫影点头，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邢云接着刺激月含羞道：“你是尤影与井青的孩子，傲峰是阿远晴与井青的孩子，你们同一个父亲。”

“最后的恨都不留给我。”月含羞重复着那句话，脸恢复了以往平静的神情。

古枫影与醉傲峰却吓得脸色苍白，月含羞的眼泪不停地流，这是她又一次真的哭泣。朱雀放出火焰般的羽翼，意味着异族即将出世？月含羞从未有过如此凝神的认真的神态。她双手握住胸口的剑柄，慢慢地将它从身体中拔了出来。

鬼点子给醉傲峰的那把玄铁剑上沾满了月含羞的血，一道诡异的光环由剑柄向剑尖划去，刹那间，上面的铁锈被光圈划出剑锋，没有开封的剑露出了锋芒。铁锈纷纷掉在了地上，锋利的剑在夕阳下反射着刺目的闪光。

老天在此时还刻意地配合，天际阴暗下来，一道道的闪电从天际中划过，闪亮的光亮在月含羞的身后“噼啪”作响！风带来了枯叶，生怕这样的场景还不够凄凉。使单一色调的画面变得更加凄美。月含羞白色的衣襟上印着点点嫣红的血，就像一朵朵在白雪中盛开的小花。

拔出的剑在电光反射中闪出一道道的寒光，剑锋利了，月含羞身上的戾气也将锋利吗？

在风中，月含羞手臂上渐渐地浮现出了异族臂环，那正是在冥绝山时从石书中出现，强行扣在她胳膊上的东西。臂环一轮一轮地发出寒光，那轮炫美的光晕螺旋状环绕在月含羞的周身，显得异常的唯幻唯美。她变得像一个唯美的天神，那种漠视的神态像一个不可触犯的神女。她站在崖边，那姿势仿佛将要飞升，回到双手触摸不到的天庭。银河成为她伤心的日记，星星成为她的眼泪，月亮成为她告别的秋波。如果月含羞可以用恨来寄托所有的思念，也许心就不会那样痛，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可是，她感到小时候被父母遗弃，现在又被大哥哥与醉哥哥遗弃。所有真挚的情感如今都变质，变得陌生，变得心痛。

与此同时，在落日崖的山脚，伊人带着刑秋正赶来。伊人搀扶着刑秋，刑秋拄着树枝做拐杖艰难地前行。当看到挂在树上的干尸时，刑秋一眼就认出那是梧桐，她惊愕得倒吸一口冷气。

伊人的神色变了，她从尸体上看到了“封神煞”留下的痕迹！她突然感觉一轮寒气环绕周身，瞬间即逝。这种诡异的感觉让她有点不安，她赶紧对刑秋道：“来不及了，刑姨，我背你上去。”

刑秋虽不知伊人要带她去见谁，但能感到事情很紧急。于是她丢掉了手里的拐杖，趴在了伊人的背上。

伊人带着刑秋赶紧弹身朝山顶而去。

第一一三章 惊愕发现

此时的落日崖上，风云变幻。

月含羞伤心绝望地慢慢往后退着，后面就是无底的悬崖。古枫影与醉傲峰着急不已，异口同声地叫道：“不要再退了！”

月含羞泪眼朦胧地望着曾经疼爱自己的两个人，脑海里回想着往日的点滴。她原先的自信与骄傲被打碎，被撕裂。这场与神秘人定下的赌局将要改变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也因为这场赌局让她抹掉了无忧无虑的快乐，被人推向了情感煎熬的火山涧。她明白，在同一个世界里的逃避是不会减轻内心的苦楚，除非隔着阴阳，让界域割断这种被诅咒的情意，这样方才能断了对醉傲峰的眷念，对古枫影的依赖。

月含羞将玄铁剑“当”的一声扔到了醉傲峰脚边，鼓起最大的勇气开口道：“柔软的唇……”她的脸上露出无奈的微笑，“永别了”这三个字只用口型来表达。她张开双臂，闭上眼往后睡去，直坠下无底的悬崖。

伊人带着刑秋正好赶到，远远地看到古枫影与醉傲峰从凄美的神化中清醒过来，他二人冲向悬崖边。可还有谁能抓得住月含羞的人，月含羞的心，月含羞的影子呢？

“媚眉——，不要狠心地扔下大哥哥——”

“月含羞——”醉傲峰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一咬牙，他纵身想随月含羞跳下不见底的悬崖。

邢云脸色惨白，赶紧窜身而上将醉傲峰死死地抱住，怎么都不肯放手。

古枫影痛苦地跪在悬崖边，哭道：“难道是大哥哥做错了么？”不该遇上她，不该救她，不该宠着她。倘若不需要背负拜日族的仇恨，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随媚眉跳下深谷，结束所有的恩怨。此刻他在极力地压抑、压抑！十指深深地陷进了泥沙里，鲜血淋漓。

醉傲峰很清楚，害死月含羞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居然会相信梧桐的谎言，不知当时发了什么疯，竟会冲动地刺去那一剑。就算是现在，回想起当时都觉得不可能是自己做的，不可能，怎么都不可能！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结束禁忌的爱，他情愿错下去！这种方法太令他心痛，痛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仿佛自己丢失了灵魂。月含羞最后的独白让他刻骨铭心。醉傲峰一直以为月含羞不懂什么是爱，不知道什么是成年人的喜欢。现在醉傲峰才知道，月含羞长大了。

古枫影甩了甩头，他再也不顾任何的压抑，冲动地站起身来想跳下悬崖，突然一股大力从身后而来，将他拉住。这个人就是伊人。古枫影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蒙面女子，露在外面的那双眼好熟悉！是媚眉？他差点冲过去抱住伊人。可在一秒之后，古枫影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醉傲峰用力地甩开邢云，朝山崖边冲过去。就在这刻，突然一个有力的呼喊从身后传来：“峰儿——”

邢云回头望去，她惊讶起来！

刑秋从远处踉跄地艰难走来。刑秋从奉月族突然失踪了十五年，现在竟然出现在这！

刑云兴奋地叫道：“阿娘——”她扑了过去却遭到邢秋的冷遇。

邢秋却是蹒跚地扑向醉傲峰，死死地搂住他的脚哭道：“峰儿，峰儿，十五年了，你忍心丢下阿娘，连阿娘都不要了！峰儿——”

“阿娘？你胡说什么？”邢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满心欢喜换来的是更大的惊愕。

古枫影这才注意到突然出现的刑秋，他惊疑地结结巴巴道：“你……你是……尤影身边的刑姨？”

醉傲峰还在挣扎，他满脑子就是月含羞，他要跳下去跟爱人一起死。“放开我！放开！月含羞——月含羞——”

伊人一旁瞧见发狂的醉傲峰，她跟着难过起来，见刑秋阻止不了，便闪身而上点了醉傲峰的晕穴。

“峰儿……峰儿……”刑秋爬过去搂住醉傲峰。

伊人道：“让他好好地冷静一会。”

刑秋抱着醉傲峰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却将刑云丢在了一边。刑云觉得好诧异，好委屈，为何自己的娘不抱自己？

伊人对古枫影道：“你是被选中的，在没完成任务前你死不了，也不能让你死。拜日族跟奉月族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月含羞的劫难是定数，如若还想再见到她，你就好好地活着。别枉费了当年尤影留下你们拜日族的四棵根苗。古枫影，你好自为之。”

古枫影莫名其妙地看着伊人，温柔的模样跟月含羞有几分神似。“你是谁？”

伊人淡淡地一笑，拾起地上的玄铁剑走到狼牙与嘟嘟的身边，当剑悬空从它们的身体上经过的时候，听到几声细微的声音“当！当……”剑将他们身上的毒针给吸了出来。伊人从身上取出一个小药瓶，小心地给它们抹上。

邢云在一旁忍受不了这样的冷漠，哭了，上前扑进邢秋怀里道：“阿娘——，我是云儿，是云儿。十五年了，你去哪了？为何丢下云儿一个人走，云儿在奉月族好苦。他们天天都在折磨云儿，不把云儿当人看，云儿好苦，好苦。阿娘——，哇——”放声大哭起来。

邢秋推开怀里的邢云，用着陌生且冷淡的语调道：“我不是你的阿娘。”

这一句让邢云如五雷轰顶，她整个人都愣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眼泪不停地流着，心冷冷的。失望？绝望？她哭道：“谁都不疼云儿，谁都不要云儿。”她放声地大哭着，调头就跑。

天空也在悲吟，暴风骤雨倾盆而下，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落日崖上的小屋虽然已经空了十五年，但还能遮挡风雨。

小屋里，刑秋一直搂着昏迷的醉傲峰，角落里，伊人正在照顾着躺在地上的狼牙与嘟嘟。古枫影站在一旁望着邢秋，过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邢姨？你真的是失踪了十五年的邢姨？”

邢秋望了一眼古枫影，道：“你是拜日族的古枫影？”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你一直都在找我。”

“对！”

“在此之前请帮我一个忙，帮我找回云儿，我会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揭开十五年前的一切谜团。包括月含羞的真实身世。”

“媚眉……”古枫影捂住胸口，仿佛醉傲峰刺进去的地方在自己身上，令他伤心痛苦不堪。

“古枫影……”伊人将一串五彩的铃铛交到他的手中，道：“去把邢云找回来，解开压在你心中十五年的结，等一切都明朗，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古枫影接过铃铛点了点头，道：“真的还可以再见到媚眉吗？”

不知什么原因，伊人在这时候沉默了。但是很快她就对古枫影点头。古枫影似乎领到了一张保证书，提起精神立即找刑云去了。

伊人望着古枫影的背影，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玄铁剑。突然一枚铁钉喇地打来，伊人机敏地一挥手里的玄铁剑，“当”！一枚发绿的铁钉被牢牢地吸在剑锋上。伊人将手里的剑插在了地上，立即弹身去追发暗器的人。

黄金面具人引着伊人到了幽暗的林里。待伊人的脚步还未落地，黄金面具人就朝她射出密密麻麻的铁钉。伊人暗吃一惊，一提真气，凌空敏捷地躲闪开身。

咚咚咚……

密密麻麻的毒钉如雨而至，伊人身形到哪，铁钉就紧追到哪，毫无歇息之机。铁钉如烧红的铁，落处皆出现巴掌大的焦痕。突然，有一枚穿透伊人的身体直钉在了树干上。但见被钉住的树立即由绿转黄，瞬间枯死。

黄金面具人透着阵阵的冷笑，立即双手凝聚着强大的内力袭向伊人。

伊人感到一股迫人的邪气压来，她咬牙伸出一手将地上一段枯树枝吸到手里，内力凝聚于手。但见内力由手而起沿着树枝划出，树枝如开封的剑，顿时枝杆闪着红色的光晕。

黄金面具的“封神煞”排山倒海地击来。

伊人以树枝代剑，一招“落日绣帘卷”，一股红色剑气将黄金面具人的邪气划破。两道邪气直冲向两边的树，听得两声“嘭嘭”，瞬间树通体如烧焦了一般呈现出碳状。

黄金面具人站在不远处看着伊人，伊人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树枝，血沿着手腕顺着树枝滴在了地上。黄金面具下的那张脸惊讶起来，他注视着伊人，被他的铁钉打穿的伤口很快就复原了，伊人的血滴落在地，渗透进泥土里。黄金面具人疑惑起来，眼前这个女子居然有异族人的血液特性，但是血滴落在地并不像月含羞那样能瞬间开出美丽的花朵。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只是因为月含羞得到了半身青龙的力量吗？

黄金面具人与伊人对峙着，伊人面纱上露出一双眼令他很熟悉。风刮得越来越厉害，将伊人的红色衣衫吹起发出呼呼的声音，长长的头发也飞扬了起来！在黄金面具人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朱雀！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似乎想到了什么关键的东西，突然问道：“鬼点子是你什么人？你怎会懂这套神仙剑？”

伊人道：“鬼点子正是家师。剑法是她老人家亲传给弟子的。”

黄金面具人不由震惊得瞳孔放大，果然如他所料。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的脑海里产生：

如果当年尤影生的是一对双胞胎，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合理解释。鬼点子找到了具有朱雀血统的伊人，将其收在身边，而用另一只朱雀去引开大家的注意力！安排了寻找异族十四字提示，月含羞是异族人，名字在提示里非常容易找到，一直以来的困惑变得合理。这不